

今天

十日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



目 錄

|                        |                    |
|------------------------|--------------------|
| 發刊辭.....               | 今天十日刊社(一)          |
| 爲真理而奮鬥.....            | 呂振羽(二)             |
| 懷德博士對遠東問題的觀察(談話).....  | Dr. White談·丹尼記譯(三) |
| 持久抗戰與春耕運動.....         | 翦伯贊(三)             |
| 法西斯怎樣來到奧大利(譯稿).....    | Ditt原著 史非譯(五)      |
| 戰時青年運動論綱(專論).....      | 司馬谷(七)             |
| 長江先生的經歷著作與談話(人物).....  | 陳蘇焜(九)             |
| 我們向後方移動(速寫).....       | 盛煥明(十一)            |
| 阿狗(小說).....            | 白 鶴(十三)            |
| 致日本的友人們(詩).....        | 常任俠(十一)            |
| 江南戰後(詩).....           | 孫 望(十三)            |
| 評薦十四本分析日本的書(書報評薦)..... | 元 宇(十五)            |
| 湖南西南角的零陵(通訊).....      | 階 青(十四)            |
| 蘊藏在後方的憤怒(漫畫).....      | 弘(四)               |
| 北戰場上皇軍的新機械化(漫畫).....   | 王嘉仁(八)             |
| 題首木刻一幅.....            | 麥綏萊勒(一)            |
| 點滴(摘錄).....            | 英·歐脫萊(八)           |

# 今天

第一期

廿七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 今天社

經售處 各地書店

通訊處 長沙東長路

發行部 大官園三十四號

另售 本埠 每冊五分

各埠 每冊六分

每年訂價 本埠 一元五角

外埠 一元八角

六月折半郵費在內

本刊每逢一日十一日

二十一日出版

廣告價格面議

# 發刊詞

今天，我們四萬萬七千萬人民的血，在一千一百萬方里的每一個角落里交流激蕩起來了。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最光榮的一頁；也是最壯烈，最英勇的一個爭鬥場面。我們應該大大地歡喜：原來我們在堅苦地刻寫着歷史所決定的嶄新的章回。

今天，全民族的火力，正集中在一個焦點，——殲滅日本法西斯強盜，千百萬英勇的戰士，前仆後繼的以死捍衛着我們祖國的山河。配合着的，是後方億萬熱烈羣衆的興奮和憤怒。中華民族在火焰與鐵流中站起來了，無疑的，它將是一個巍然屹立于新世紀的巨人。

今天，我們爲了求民族的獨立解放，爲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需要在戰場里，鍛鍊體魄；在炮火下，鏖鏘意志；由實踐中，瞭解理論；由行動中去學習技能，更需要率直地，接受大衆的意見與指示；同時也懇切地勇敢地執行自我的批判。

今天，我們這小小的刊物出生了。——她帶着處女般皎潔底心，和一抹期望的陽光出生了。雖然，這還不過是一塊荒蕪的野地，還需要廣大的人羣來開拓和耕耘；而我們深信在這暴風雨的年輪下，在多數人合力的墾植的犁耙下，她會慢慢地蓬勃的茁壯起來。

今天，我們願意像駱駝一樣的用隱重而堅實的步伐，邁進在風暴的沙漠里。像警犬一樣的，機警地守着我們自己的崗位，用血，用力，用真理戰勝者的居心聯成我們戰鬥的文化堡壘。

今天，讓我們在壯烈的歌聲的中前進！我們在探求着更偉大的，更豪爽的詩篇。



# 爲真理而奮鬥

呂振羽

真理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對於一切方面，具有無上的決定作用。所以真理在最後要戰勝一切，易言之，違背真理的任何力量與思想，在最後都要被真理所克服。

因爲真理是客觀存在的東西，所以是生存於人類的現實生活中的，並不離開人類的現實生活而存在，也不是任何玄妙的東西，更不是幻想與捏造。

真理有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絕對真理沒有時空的限制性，相對真理却有其時空性。所以在一定時空下是真理的東西，到了另一時空下，便又可能不是真理了。但這不是說在同一事物時兩對方，有兩種相對真理的同時存在，恰恰相反，那也只有兩個相對真理的存在。要不然，那就成了錯誤的相對論。另一方面，相對真理裏面，包含不絕對真理的成份，人類在其現實生活鬥爭中，通過相對真理，一步步去接近絕對真理。所以絕對真理，是由人類在其生活鬥爭的歷史過程中，不斷的對相對真理的實踐，一點一滴的去發現。

人類歷史上的，一切鬥爭，都有進步的和反動的兩個方面，在進步的方面，它是從歷史之客觀的發展的動向上，用人類的主觀力量去創造歷史；在反

動的方面，它是從其自身的主觀利害上，應用各種各樣的力量，去阻礙歷史自身的運動——所以叫作「反動」。但是歷史自身的力量是偉大無比的，所以無論任何大而強暴的反動勢力，遲早都要被歷史前進的齒輪碾得粉碎。

日本帝國主義，它本來已達到其歷史的末日，客觀形勢規定日本社會在向着一個更高的階段轉化。但是以財閥和軍閥爲首的日本反動集團，他們僅從其自身主觀的利害上，想拿法西斯獨裁去維持其對內的統治，想拿侵略的暴力，來超奪中國以苟延其帝國主義的殘喘。這是想拿反動的暴力來打擊中國社會的進步，阻礙日本社會的進步。所以日寇的所爲——對內對外的一切行動舉止，都是和歷史的客觀真理相違背的。

我們的民族抗戰，不單是全民族的一致的主觀要求，而且正是在履行着歷史的客觀任務。在中國社會的本身內，已經從歷史上預備下各種各樣的因素條件，要求中國民族從一個世紀的羈絆中解放出來，推動社會的前進；在世界的客觀條件上，也在催促中國民族去履行其歷史的任務。所以中國民族的抗戰，正是在實踐歷史的客觀真理，是代表着全

人類的一個最偉大的進步力量。

因而，中日戰爭的九月餘的過程中，在日寇，其國家的各種方面，都是一天天在退步，在衰落，對戰爭的困難一天天在增加，離勝利的前途一天天遙遠；但是在我們，雖然主觀的人工作用還不充分，但在客觀上，國家社會的各方面，都在急速的進步，例如政治上，形成空前未有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和團結，一天天的在擴大和加強，全國民的政治和各種技能的水準一天天在提高，軍隊的素質和力量一天天在增強，國民經濟也是一天天在表現着進步的傾向……抗戰的困難，隨着抗戰的進行，和主觀的努力一天天在減少，離勝利的前途一天天愈接近，這因爲日寇是向着退化的反動的方面進行，是和歷史的客觀真理相違背的；我們是向着進步的革命的方向進行，是在實踐歷史的客觀真理。易言之，就是日寇在反叛人類歷史的客觀真理，我們却在爲人類歷史的客觀真理而奮鬥。我們和日寇的勝負前途，是歷史自身所規定了的！

從而我們的民族抗戰，不但爲着爭取民族生存和民族解放這一現實的真理，打擊日寇這一歷史的反動勢力集團，同時也就替日本大眾解除了壓迫，替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掃除了障礙，所以蔣委員長說：「我們的民族抗戰，又同時是爲着世界的公理正義與人類和平而鬥爭。」

我們是優秀的中華民族的男女，歷史給與我們以偉大的任務，我們要準備履行一切的艱難困苦，爲這一歷史的客觀真理去服役，去奮鬥！



泰晤士報記者

### 懷特博士對遠東問題的觀察

尼丹

新的一頁「快光顧到我們白種人的頭上來了！日本立志要征服世界，這發橫的慾望，實在是我們白種人一種最厲害的威脅，中國要真給日本帝國主義佔了去，那可不是玩的。因為這個新起的霸主種群的在太平洋出現，他將會比西洋列強任何的組合都來得窮兇極惡和龐大無比了。如果放縱了她，在不久的將來，新的「黃禍」會燒焦我們白種人的眉毛，更不消說你們中華，是先被火葬了。

日本實在是一個可以的一「現代國家」，因為她有一個現世少有的社會組織。她雖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也充滿着腐蝕的濃臭，但她還具有了自己的特徵，那就是他們對勞動階級的反抗和不安，竟然有法子壓抑得那麼長久！

他對於自己的野心，是完全誠實的，因此，她能在不滿一個世紀的時間內，竟能建立起世界上最高效率的商船，還能真正的造出一些價廉物美商品，使得許多西洋製造家大興醋波。我記得曾經有一位日本大學

## 持久抗戰與春耕運動

翦伯贊

要保證我們抗戰的長期持續，擺在我們面前，有一個緊急任務——即春耕運動。

為了要擴大並強化我們的戰鬥力，我們主要地是要動員廣大的人民大眾繼續不斷地走上民族抗戰的前線；同時，為了持續並鞏固我們抗戰的基礎，我們又必須動員廣大的人民大眾從事於生產——尤其是食糧的生產，自然一切軍需品的生產，也是必要的。所以我們在戰爭持續的過程中，對於人力的動員，必須要有適當的分配，即把一部分人力動員到戰鬥的方面，把另一部分人，動員到農業和工業生產方面，使戰爭配合生產。生產配合戰爭，不僅使戰爭不防礙生產，生產不妨礙戰爭，而且進一步，為了戰爭而擴大生產；反之，以生產之擴大推行，而鞏固戰爭的基礎。這兩個任務，實際上就是「人力動員」一個任務的兩方面，無論忽略了這個任務的那一方面，對於我們的抗戰，都是一個不利。我們必須要以生產的突擊配合戰鬥的衝鋒，才能保證抗戰的長期持續。

在日本強盜野蠻的軍事掠奪下，整個的黃河北岸那些產麥的區域和沿海各省那些產米區域，都已先後淪為戰區，無數千萬的農民，都已離開土地，有些變成難民，有些變成游擊隊，這就是說成千成萬的農民，已經脫離了農業生產的過程，轉化為消費者，這樣，一方面減少了食糧生產勞動者的數量，一方面縮小了耕地的面積，因之，在戰區的農業生產上的損失，就必須依賴後方許多省分來填補，同時，也就增加後方對生產品供給所負擔的數量。然而在後方的許多省分的農業，在抗戰前由於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剝削，已經達到破產的程度，大

多數農民都變成了債務的奴隸，種籽，耕牛，肥料，都無力購置，不但逐漸減少了土地的報酬，而且再生產也幾乎無法進行。加以戰後一部份壯丁，又應徵入伍，另一部份壯丁，又因為劣紳假借徵兵，對農民之細綁勒索而相率逃避，也相當地減少了農業勞動者的數量。所以在後方各省區，不但不能負擔起填補戰區中農業損失的責任，就想維持其經常的狀況，也非常困難。

在一個民族解放戰爭中，無論在工業上或農業上，我們最好都要做到能夠自給自足，自然，工業上的自足，不是一個短時間所能做到的，——尤其在工業落後的中國，但農業的自足，中國是毫無疑問地可以做到。即使我們現在，失去了很多耕地，開墾了許多農業生產者，但我們還有無限大的肥沃的領土與刻苦耐勞的農民，並且那些山農業生產過程中脫離出來而變成難民的農民，也不是無法把他們重新回復到農業生產過程中去的。只要我們有計劃有組織地去動員農業生產，以及農村手工業的生產，我以為不但可以保證我們前方軍隊的給養，而且還可以改善後方一般農民的生活。並且也解決了難民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地方，如漢口廣州都在提倡並熱烈地宣傳春耕運動，我以為這是非常必要的。在開始春耕地現在，我以為使春耕運動擴大推行，對於以下的各點之進行，是緊急的政治任務。

第一。動員智識分子，到農村中去，宣傳春耕運動的政治意義，提高農民對農業生產的認識，及其耕種的熱情，鼓勵其生產競賽，發揮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教授，也是我的朋友之一，對我說過一句似乎瘋狂的話，他說：「我懇切希望着世界光明日本化」。現在我們有權利可以得到充分的理解，就是他們在本國造成了文字獄的恐怖和在中國拚命的破壞文化機關的這種無禮的野蠻行動；正是日本法西斯的一個胸有成竹的企圖！他們正在想用摧毀前進的思想和毀滅中國文化的方法「世界文明的日本化」來促進！

從日本人的眼光中看來，滅亡了朝鮮，爲了拯救日本，因爲朝鮮不早到手，她便要遭受到俄國的威脅，因此朝鮮就成爲日本的生命綫了。進一步爲了要保衛這生命綫免得斷氣，就不得不橫蠻的搶去了滿洲，因爲滿洲又是朝鮮的屏障；這樣幹下去，如是成爲「保衛連環策」了。要保日本，所以劫朝鮮；要保朝鮮，就不得不搶滿洲；使滿洲安全呢？又不能不抓去熱河。到了熱河就應該喘息一下吧！可是華北一班的軍民——保衛祖國的新興衛士，却又要威脅到她的安全了，於是華北又是必需征服的。這樣看來，日本不是爲了必要的自衛（？）才來施行瘋狂的侵略嗎？可是緊張的「連環自衛政策」，到那時才算鞏固了呢？這只有日本的天皇曉得！我僅知道她自衛的止境將要踏進到無底的深淵。至於我們英國三十年來和日本一直是最密切的友國，但日本這樣的橫行在東亞，我們首先感到極利害的騷擾。英日是不是會因利害衝突，互相肉搏起來呢？我想那最好的說明，便是Mr. J Ishimura的Japan must fight Britain他已肯定的回復了這問題，他把我英國看作一個專制魔王，日本人是非常敵視我們（英國）的、現在的日本，既不能停止橫蠻的無限擴張，那麼英國又何嘗可以放棄原有的希望和已得的利益呢？這便是英日兩邦，根本上不能調和的主因。我們兩邦（英日）最顯明的衝突，

第二。動員所有的農業組織者，整理勞動組織，提高勞動紀律，組織各種合作社，提高農民互助的精神，加強勞動的効率。

第三。動員所有的農業技術人材，供給農民以新的科學的技術，改良種植畜牧，提高農業生產的技術水準。

第四。動員難民中的壯丁，從事於墾荒，開墾，並幫助抗戰將士的家屬進行耕種，使消費者轉化爲生產者，擴大農業生產的範圍，補充農業勞動的生產力，盡量利用自然條件生產的可能性。

第五。動員我們後方的部隊，幫助農民耕種，使戰鬥員與生產員打成一氣。

第六。設法動員一部資本，提供貧苦農民以耕牛，種子，及農具，幫助他們解決一切爲了繼續生產而發生的困難。

第七。對於征兵，以不妨礙農業生產之繼續進行爲原則。

第八。要廢除，最少要減輕對農民所施行之苛捐雜稅，並設法制止劣紳對民衆之壓榨。盡可能地

就是你所說的「日本已經襲擊着我們英國在亞洲商業的要塞——印度，澳大利，紐西蘭，非洲，中國等地的市場」。從前英德兩國怎樣的因競爭世界市場，而造成了歐戰。同樣今日英日兩國衝突的危機爆發，果亦不外乎如此，總而言之日本已經雄立在地球上了。但她是過鷓鴣般的搜括生活，總有一天她會淹死的吧！在日本心目中，認爲目前東亞問題唯一和平解決的辦法，是中國的讓步，世界問題唯一和平解決的辦法，是英國的讓步。但讓步就是死亡，誰不願意求生存呢？

消滅一切足以阻礙農業生產的惡劣勢力，使新的生產力得以迅速地成長起來。

爲了春耕運動的擴大推行必須要保證。以上諸端之切實執行。而以上之切實執行，又有賴於農民對抗戰意義之深切的了解，所以政治的宣傳，是一切的前提條件。因此，國家對春耕運動之推進，必須有一個整個的計劃，並且還要規定如何保證這一計劃的實現。當着我們國際交通漸漸被敵人封鎖的現在，爲了使我們抗戰持續下去，對作爲持久抗戰的基礎的食糧生產，是必須要做到自給的程度，因而春耕運動，又成爲支持抗戰的一個主要任務。



怒憤的方後在藏總 (刻木)

# 法西斯主義怎樣來到奧大利

DUTT 著  
史非譯

杜德是英國的政治家，他曾主編勞動月刊，著作很多。本篇是由他的名著法西斯主義與社會革命第四章節譯出來的，裏面說到奧國法西斯主義的發展過程，內容精粹。今天奧國問題正是全世界注意集中之點，我們迫切的需要了解奧國最近的政治歷史，故譯者在本書末全譯完以前，先將這一段節譯貢獻給讀者。

史非識

當一九三三—三四年間，接踵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奧國陶爾夫斯法西斯專政也成立了。在許多方面，奧國的教訓甚至比德國更明顯，更深刻。

## 今日十天

無論是在德國或在奧國，工人鬪爭的問題不能祇由最後的階段來判斷，所以我們不應祇看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法西斯政變，而需要看到一九一八—三四年以來整個的發展。德國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因受社會民主黨的阻礙，結果反使法西斯主義上臺，奧國也是一樣。

奧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實在是與德國的一樣，牠藉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美名，從容地把革命的力量毀滅了。一九一八—二〇年，奧國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的政黨組織聯合政府，以保爾為外交部長，得希為軍政部長，資產階級的秩序，是這樣地救着了，這就是法西斯主義勝利的背景。

當時奧國的社會民主黨為牠自己的政策辯護過，這時候他們贈給奧國工人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

是一個想像的黃金世界，即經過「民主主義」和平的走到社會主義。這樣，一方面暫時削平了工人階級的反叛，同時把莊嚴的建築物在維也納豎立起來，表示他們的一部分已成為改良主義勝利的代表了。

俄國記者Ilya Ehrenbury在一九二八年看到了維也納這些燦爛的建築，他贊美這種建築，贊美其設計，構造，美麗及組織。雖然在一個美麗花園的噴泉旁邊，他也看見了一個餓得軟弱不堪的工人。他就問他的同伴：「你們的確建築了美麗的房屋，但是你們不感覺這些屋子是建立在別人的土地上嗎？我們國家（指蘇俄）裏的例子不是告訴了工人，他們所得到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要付以血的代價嗎？我們（指蘇俄）要毀壞許多東西，——要毀壞，為的是勝利後的建築。你們開始時，不是用的機關槍，而是用的圓規與尺，你們用甚麼來完結呢？」他的同伴笑了。一九三四年Ilya Ehrenburg又來拜訪這些建築，他看見砲擊了的牆，有裂口的殘壁及物堆，據說下面仍有死屍；他看見長縮的女人與小孩，飢餓的愁苦的。他也看見內衛團的旗幟在塔頂上飛揚，他證實了所謂「和平」的勝利

法西斯主義不是在一夜之中產生的，是經過了十五年發展才到成熟。一九二七年，工人看到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及國家當局的公然默許，遂怒而衝破一切束縛。一個法西斯蒂暗殺了一個工人，凶手被釋放，於是工人起來了，並猛攻維也納法庭，假如當時他們的領袖已準備領導他們，那維也納一定落在工人之手。但是他們的領袖，雖然統制了維也納的市政機關，却與資產階級，警察，官吏，站在一邊，也就是與法西斯主義站在一起，工人暴動在流血中被壓服了，這是社會民主黨放縱的。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陶爾夫斯最後拋開假面具，並公開的宣布專政及停止議會。照理，這時候就是為了「民主主義」也應該有所行動了。但是社會民主黨領袖仍有理由延宕行動。社會民主黨採取「容忍」陶爾夫斯的政策，因為他比起德國納粹主義來「害少」些，於是極力與陶爾夫斯定立條約。

許多年來他們大聲的重複的宣布：「假如「民主主義」受了攻擊，一定要行動，但是為甚麼當一九三三年三月陶爾夫斯完成政變並停止民主制度的時候沒有行動呢？」根本上，所有典型的社會民主黨對將來行動的誓言，本來是無價值的，事實上他現在的政變是階級的合作的政策了。現在的政變是決定將來的行動的，要想將來在二十四小時內，立即將一個腐化很深的機構，及階級合作的大規模組織，和平主義及

深



合法主義，轉變為階級鬥爭與革命的機關，即使有這個意志，（其實還沒有這個意志）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當在戰爭前聯合陣線已經有效果的成就了；只有當戰爭與戰爭的領導，組織，實踐各方面都已有了基礎；只有這個時候，對法西斯的攻擊才易於對付。否則當時候到來時，雖然以前有應諾，恐嚇及誇張，也必然會大大猶豫，有過分「困難」的感覺。

這就是奧國社會民主黨的原形，保爾寫着「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及其後十一個月的情形是：

「現在是怎樣呢？社會民主黨很知道：在空前嚴重與長期的失業期後，要召集總罷工是很困難的。社會民主黨盡力避免暴烈的行動。在十一個月的期間，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想與陶爾夫斯成立協定……一次又一次的我們願意擴張憲法改革的範圍，並使政府有兩年的非常權力，我們一切請求所得到的：黨及職工會最初步的合法的自由行動……

「我們對於和平解決的可能估計太高了。」

（保爾：「奧國不幸事件在戰略上的教訓。」

國際消息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

因此「民主主義」沒有了，正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支持布林緊急專政，後來又屈服於希特勒專政下；奧國社會民主黨也完全準備支持陶爾夫斯緊急專政，為的是它的組織可在專政下存在。

一九三三年十月社會民主黨領袖在黨的會議內

，議定四條件，在任何一條條件下，就可開始反法西斯專政的鬥爭：（一）假如法西斯法律裏宣布不要諮詢的議會；（二）假如撤換維也納市行政官；（三）假如黨被壓制；（四）假如職工會被壓制。事實上，這廣泛宣傳的四條件和戰略，從來沒有發生作用，或實際上開始鬥爭過。法西斯專政安然的從事堅強自己的地位，解除工人武裝，逮捕地方領袖，武裝自己隊伍，剝奪工人地位，直到最後，工人覺得若要在四條件實現前他們不完全消滅的話，是不得不抵抗了。因此四條件並不是準備鬥爭的方法，而實是消滅鬥爭的工具。

保爾在上面所引用過的文章裏不能不承認：

「在這十一個月之中，我們盡力想得到一個和平的結局。但是一方面政府的軍事力量增加了，內衛團有了武裝了，而工人階級——尤其是鐵路工人——的大部份都因受壓制而灰心了，戰鬥意志被壓制了，被消滅了。

「假如我們早一點進攻，我們的活動一定能在更廣大更普遍的規模上展開，勝利的希望一定比較大。」

「假如我們會經有了錯誤，這錯誤就是在於我們盲目的期待和平解決，不常的延緩了有決定意義的鬥爭。但我們不必怕承認這種錯誤，我們做了這種錯誤，是因為我們想使國家及工人階級免去流血內戰的災難。」

他們真的使「工人階級免去了一個流血的內戰」嗎？沒有！他們祇保證了工人階級的失敗，他承

認，假如他們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行動，「勝利的希望一定比較大」，正如一九二七年比一九三三年有利，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年也比一九二七年有利，愈發動得早愈好。「和平」政策最後還是發生內戰，牠只使環境更不利，使嚴重的失敗代替了勝利。

最後的戰鬥，終於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爆發了，牠的爆發是不顧一切並反對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命令的。但是社會民主黨的黨執委會仍堅持牠的政策，並不顧到這些，牠認為工人應該等待中央大臣與地方政府對於內衛團要求之事所協商的結果，並且認為他們不應當進攻，除非四種情形中之一出現了。星期日（二十四日）有同志來報告工人間的騷動，於是黨執委會的職員告訴他們這種路線，並警告他們不要自己起來發動。

起初總罷工被禁止了，在鬥爭已開始後，工人強迫召集總罷工，但呼聲沒有達到大多數的工人。職工會的大部分，不想使牠生效，鐵路工人繼續運輸政府軍隊，使他們行動與集中充分自由。因為在無組織及缺乏中心領導下，所以發動時即失敗了。攻擊及佔取主要的中央機關之可能性，也因之喪失，在鬥爭開始前，政府已能完成城內的哨兵線，及大炮準備，鬥爭一開始，就變為防守的鬥爭了。

保爾自己也不得不認錯：假如鬥爭能發展成爲一個羣衆的鬥爭，則政府雖有大炮，勝利也是工人階級的：

「在四天的鬥爭後，工人失敗了，這結果是必然的嗎？他們的勝利是想到嗎？由四天的經驗上我們可以說：假如鐵路工人停止活動，假如總罷工在全國展開，假如 Senyhubund 帶領全國的廣大的工人羣衆，政府是很難壓制這次發動了。（保爾：砲下的奧國民主主義三四頁）





# 抗戰中青年運動論綱

司馬谷

## 一、抗戰與青年運動

全中國的人民，除去少數漢奸以外，已像鋼一樣堅固的團結在一起，爲了保衛祖國和世界和平的神聖事業跟日寇作殊死戰，特別是廣泛的青年羣衆，有了無限的愛國熱情及工作的積極性，參加了民族解放的偉大鬥爭。

一切世界革命的經驗和中國歷次的革命運動，告訴我們一件事實：沒有青年的參加就沒有革命的羣衆運動，在今天，我們正走到我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的偉大時期，對於千百萬在前綫血搏的青年戰士，千百萬流離失所的青年羣衆，千百萬輪在緊縮的生活重壓下，糊糊塗塗的過日子的青年人們以及被敵入利用欺騙的青年份子，一點不允許我們再來遲緩對於青年問題的重視了。

## 二、青年工作的問題

爭取我們抗戰的最後勝利，決不能單獨的依靠軍事上的力量，而是要以對於全國人力物力財力資力的各方面的動員的深度和廣度來決定的。有計劃的動員青年羣衆參加到各條戰綫上去工作，這是爭取保證動員順利的一個中心環節。

因爲出身和教養的不同，使得青年也不能站在一條綫上向右看齊，他們不僅在社會職能上有所不同，階級底生活習慣也是不同的。有知識青年羣，商業手工業者青年羣，工農青年羣，苦力流氓青年羣。我們要有不同的眼光來看他們，善於領導他們，不能再糟塌我們祖國的這些優秀的力量了。青年自身的作風，也應當改變，要深入，要堅忍，要實際。認清工作，就要堅決的去幹，天下事沒有完全稱心快意的，工作的成績都是從血汗中得來的啊！特別是救國工作，更是一種艱難困苦的工作。

由於以上的認識，我們認爲政府應當馬上有計劃的動員：

### I、知識青年羣

- 一、到前綫工作去！把教育千百萬戰士的職任担負起來！把廣泛戰區的民衆組織起來！

- 二、到政府機關去！充實加強我們政府的行政效率，特別要改造鄉村

- 三、到教育機關去！改造舊有的學校，特別是鄉村的保聯小學，開辦戰時學校，在中國遍地都設立起學校來。
- 四、到內地宣傳去！把我們救亡的歌聲傳遍窮鄉僻壤，教育每一個中國國民都知道日寇的殘暴！到內地去！我們幫助我們落後的同胞組織起來。

### 2、商業手工業工農苦力流氓青年羣

- 一、參加生產戰綫去。在內地建立起我們強大的國防工業起來，到鄉村去懇荒地！實現春耕運動。
- 二、多多開辦些生產運輸消費合作社。提倡土貨生產國貨運動，對於奸商來一次痛快的檢舉運動吧。
- 三、到前方當兵打日寇去，拿起我們的鋤刀斧頭鐵尺來，讓我們去參加工程隊，用我們的手來建立強固的我們的國防戰綫。
- 四、讀書去！多多地學習吧！不要放鬆一時刻的機會去學習，我們要瞭解時事，也要懂得現代的一切科學，讓我們來抓住機會，建立起我們的新中國。

### 3、婦女青年羣

- 一、上前綫去！演戲、看護、慰勞，替士兵寫信洗衣，事情是多的很

啊！

二、在後方也好，發動一次後募運動吧，把物件送到前方去！

三、教育廣泛的不識字的同胞！保育未來的小主人吧！

四、參加生產戰線，加強我們民族的戰鬥力。

這樣的配合着國家總動員的對於青年工作的分配，不但是消極地解決了青年流離失所的問題，而且積極的擴大和增厚我們民族的戰鬥力。

但是，並不是我們等着政府的計劃的分配，我們才開始工作的，我們應該協助政府，認定我們的工作目標和前途，自動地幹起來！政府的計劃也只有在國民熱烈的擁護下才能完成。

### 三、青年教育與幹部培養問題

千千萬萬的青年羣衆湧到各部門去工作，這裏裏就發生了一個青年教育和幹部培養的問題，在這新的民族解放的高潮中動蕩着的青年，過去教育和培養幹部的內容和方式完全不適合了。

一方面依據他們工作環境的不同，應該在不同的環境下大家自動的組織起來，建立起一種有朝氣的集體的自我教育的作風，發動他們一般地討論時事軍事建設組織民衆的問題，特殊地討論他們自己工作上的問題，從工作實踐中學習，提高自我的認識水準。

收集材料，檢討工作，討論生活問題，互相批評互相學習，都能夠增強自我的認識的，但是，這却不能拿來代替高級專門幹部的培養工作，因為一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技術軍事學的知識是不能從討論會中完全學到的，因此，怎麼造就千百萬的國家幹部人材，就成爲一個特殊的問題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認爲今日學校也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政府已經籌辦了一些軍事幹部學校政治幹部訓練班，我們覺得還不夠的，因爲一直到現在，大多數的學校教學方針還是過去的那一套，廣大的工農窮苦流浪分子還是沒有機會受到教育的恩惠。因爲他們既沒有錢和時間，更沒有文憑資格。

所以另一方面，我們認爲正確的訓練青年幹部在今天已是不能遲緩的事了。我們應該立即有計劃的開設一些專門性的學校，免費的吸收青年受訓，

認真的選擇一些愛國的工作積極的，爲羣衆所擁護的純潔的青年去受訓。這種受訓應該建築在自覺的實踐的研究的基礎上，此外，有計劃的開辦一些巡迴的短期訓練班，這些短期訓練班中的學員，應該和實際工作有連繫，應該是從羣衆工作中提拔出來的，給予他們一個短時期的訓練再派他們到原有的工作地點去，同時，這些教師也應該是新的或改造過的教師，是實際工作的指導者和參加者。

### 四、青年的領導問題

在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中，配合着這種新形勢對於領導藝術的學習和研究，成爲每一個有遠見的愛國志士所應該虛心接受的，只有建立起正確地領導作風才能夠充分的發揮青年的自動性和積極性，我們時常看到一些自命爲青年導師的領導人物，他們完全忽略了耐心說服和教育的工作，時常用打擊不民主的方式來命令青年，以致於具有滿腔熱情的青年弄得消極失望！

領導青年應該瞭解青年的特徵，決不能用成年人的習性的尺來測看他們，他們是純潔熱情好動，熱愛光明和自由，另外，還要從出身教養不同上來瞭解他們，細心的觀察，一個典型的青年知識分子，和一個典型的青年農民是不同的，青年的知識分子通常總是自尊自大，愛自由隨便，不能受打擊和嚴格的批評。青年的農民通常總是偶像崇拜玩固粗莽些，只有對於這些典型清晰的瞭解才能建立起自己的領導威信來。

這並不是說：要領導人物跟着青年的尾巴跑，我們固然要跟隨他們不同的興趣能力來培養發展他們。但是我們也要防止他們的壞傾向，堅決的和他們的壞傾向作鬥爭，但這是分寸的，而且千萬不要忘記了教育說服的耐心工作。

領導青年決不是把他們安放在一個機關中就算了，要利用並創造各種各樣的組織方式，從進步的救國團體到頂落後的封建組織，把他們活潑地領導起來。

全中國的人民都在抗日的高潮中動起來了，這是非常好的現象，它象徵着中國民族的新的生命，我們希望賢明的黨政機關，和各社會民衆團體人士很適當的把這些動着的人民領導起來，這裏青年運動的問題，無疑的是一個主要的關鍵，我們相信偉大的中國青年，他們具有了光榮的反帝的革命的傳統，也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弱點，在政府有計劃的領導之下，發揮出驚人的戰鬥力，向民族解放勝利的道路上前進！

# 長江先生的經歷和著作談話

陳蘇焜

(一)

以最有內容的「通訊」出現於中國新聞界的長江先生，怕是中國智識分子最熟的一個新聞記者了。一位朋友告訴我一件事，說他遇到過長江先生通訊稿的大公報時，必先讀完長江先生的通訊，然後再看戰事消息，這可證明他對長江先生的文章熱烈和愛好到如何程度。這決不是偶然，因為讀過「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線風雲」的人，都會有如此感覺。

但是長江先生為大家所這樣熟悉，還不過是二三年的事，一九三五年長江先生在大公報發表他的成名紀行，那連山南北等的通訊時，大家開始注視和熟悉「長江」這二個字，後來經過「百靈廟戰後」、「沉靜了的綏邊」、「西北近影」、「陝北之行」以至最近的「淮上親戰」……「長江」成了非常顯口非常親密的名字了。

長江先生姓范，名希天，但是現在他的名片赫然祇有「范長江」三個字。宣統末年生於四川南邊的一個小縣份，今天才二十八歲，據他自己說是：「我什麼都幹過」。在北大，中央政校讀過書，但都沒有讀完。長江先生完全是從社會生活中堆積起他無數經驗和技能，從整個實踐中鍛鍊出他正確的認識的。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長江先生一定是個身子高大的「巨人」，但事實上長江先生是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但非常結實，顯得出堅強有力。如果我們回憶他在川甘大山中用二手攀援經過一百多文的索

鍊，你就知他道的兩個臂膀會有多大的臂力。他的鼻子筆直，面孔英俊而清秀，短頭髮。現在穿一身西裝，過去也常穿長袍，在前線穿軍服，動作極敏捷，談話富有內容，字體另有一格，當天。

長江先生善於騎馬打槍，我們在「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二書中常常看到他騎馬掛槍的記述。在「西線風雲」中又可以看到他精於武術，曾經空手奪取「不良之徒」的利劍而消除「危險」的

情歌，殺敵男子的憤怒……凡是最深刻、最驚人，最悲壯，最雋永的人事與風物，他都有最寫實，最帶切的描寫，而且每篇都充滿着歷史事實，點綴着詩篇。

然而這不能完全歸功於長江先生的文字技巧，我認為最重要的還由於他千萬里的實地旅行，屢屢親歷邊荒，出入槍林彈雨，橫貫戈壁大漠，踏破「賀蘭山缺」的實踐所供給給他無窮盡的真實材料所致。

## 做新聞記者要有

## 嚴正的正義感。具

## 此使可以談技術問題。

### 題

長江

二十七年十月

除許多行動上的技能外，長江先生更善於演說，一口北方話，聲調是高昂的，手勢運用自在而得常，辭句美麗動人，列舉事實特別多，使聽眾常感到濃厚的興趣。

長江先生的筆緻是有動人神魄的力量，使讀者的情緒跟隨他的筆尖起伏變化，在他的通訊文中所敘述過的，有原始大森林的雄厚氣味；高山峻嶺的清溪悠遠；有古戰場的憑弔；有今戰場的謳歌；內地農民的怨憤；有遊子思歸的悲感；有邊疆女兒的

(二)

據我所知道的，長江先生寫了二本通訊專著，就是「喧騰人口」的「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最近編了一本「西線風雲」是集合西戰場上幾篇精彩的通訊而成。另外在各雜誌偶而也寫短篇論文，如關於漢奸問題，黨派問題等都有公正確當的申說。

「中國的西北角」是他從四川成都出發到甘肅的酒泉（即肅州）中間的通訊，合計約三十萬言。這本書報告我們許多西北角上許多人情習俗，風景景色，原始森林中的恐怖，大雪山上的野景。邊疆兒女的男女關係，「內戰」所遺留下的悲慘結果。農村中「超經濟」剝削的實際，封建勢力的殘酷兇猛。我讀這本書還是三年前的事，但至今有許許多多地方在我記憶中留下清晰忘不了的印象。尤其是某縣城的溝壑中流浪兒童的夜哭，和一個飢餓至垂斃人的懷抖，不時還激起我無限感動。

「塞上行」是五篇短文和六篇行紀集合而成。

行紀中第一篇「憶西蒙」是沒有發表過的，但却極有趣味和價值，是他在二十五年夏季從綏綏經過阿拉善蒙古到額濟納蒙古王府的記述，「西北近影」寫「一二事變前後西北的實情，這點長江先生除忠實地報告實際政治情形外，在政治上長江先生還有不少的功績在。「陝北之行」是描寫「謎一樣的特區」，這篇一萬五千字左右的文篇，使我們的「謎」為之破除，最近市上所出版的「中國的新西北」等小冊子，有不少的材料都是從「塞北行」而來的。

「塞上行」留給我們的是萬里長城從年青到老的故事，百靈廟北的血和淚，大戈壁沙漠中「狂歡之夜」的歌聲，軍人熱熱的心話，膚施人物的種種，與「中國的西北角」一般地使人忘不了。

本年一月初版二月即再版的「西線風雲」，是



二十六篇戰地通訊，長江自己六篇，秋江七篇，溪映五篇，徐盈三篇，陸詒二篇，小方二篇，漁叔一篇，整個西戰場的作戰情形，都有詳細生動的報道，可以說是本中國近代最有生命的通訊，也是血肉所寫的活歷史。留給我們的是被湯恩伯軍隊血染的殷紅南口山頭，懷來盆地轟炸慘狀，察哈爾可恨的陷落，平型關可喜的勝利，靈家口漢奸的橫行，後方人民的流亡。……

長江先生從他三本書裏不僅報告我們許多正確的消息事實和風物，在某種意義上說，最重要的還是在提供我們許多嚴重的實際問題。概言之，「中國的西北角」是社會性的通訊；「塞上行」是政治性的通訊；「西線風雲」是軍事性的通訊。而貫穿前二書的，是他熟悉和關心的邊疆或民族問題。除屢屢指出我們過去民族政策的錯誤外，還在「塞上行」中具體地指出解決和改善的路向。

(三)

長江先生在漢口所住的屋子，簡單而整潔，棹上的書放得很整齊，四壁掛着許多雜誌和報紙。顯示出他的生活，與學校生活相差很少。屋子裏放着二隻床，三隻椅子，幾隻凳子。我們就在這屋子裏作一度各方面的談話。

「歷史本來是不愉快的，」我們談到抗戰的艱苦奮鬥時長江先生說：「歷史中愉快的時候祇有刈那，那就是革命時候的一刈那；但這僅僅是一刈那。」

「從最近各戰場的實地看來，中國抗戰的勝利已從起點進行了，日本軍事勝利的線條開始下降，敵我在戰局上的地位已變換過來，各地民衆的武力已在戰區周圍樹立起來，配合着正規軍隊作戰，這是最值得快慰的。依我大體上的臆測，不出六個月，日本的弱點和缺陷會大大地暴露，光榮的勝利與我們間的距離日漸在縮短中。」

這話是值得把它轉告給全中國的人民的。改換一個題目，我請他講一些關於新聞記者的感想和他自己的希望，他說：

「做一個新聞記者，首先要有嚴正的正義感，具此，使能談到技術問題。也惟有公正地把事實報告於讀者，不受任何牽制地講自己良心所感受的話，讀者才會信服。」

「正義感是一個新聞記者最起碼的條件，不可缺的條件。」

「至於我今後的希望，我還是做一個自己所想做的新聞記者。我以後努力的方向，是繼續過去的道路。」

這話該是讀者們所歡喜聽的吧。

「新聞記者也必須是隨時隨地學習再學習，從各處得到自我教育才對。否則一定會離開時代的。我們現在幾位朋友正努力着這種自學自教的工作，自我批判和增進應具的技術和素養。」

在一團高興中結束了我們這次談話，希望長江先生以後在報上能够再多給我們一些通訊。

## 着動移方後向們我：明煥威

撤退的命令已經到了。但是，在最後一秒鐘到來之前，我們還沒有想走。X光室是全醫院唯一有燈光的地方，現在也沒有燈光了，X光機已經給搬上卡車運走了。

陷在黑暗中的人們，摸索着走，四周充滿着撲鼻的氣息，紅藥水氣息，黃藥水的氣息，重傷的弟兄們身上發散出的腐臭氣息。這些氣息在平時已經嗅得麻木了的，而今天却突然敏銳的嗅到了，重轟炸機轟隆隆的吼聲，幾乎沒有間斷過；有時，還放下照明彈，雖然距離很遠，光線却仍能強烈的照過來。那亮光把弟兄們的臉照成陰森森的。很可怕；好像他們全都是中了瓦斯毒的樣子。

「陳警官，餞禮好嗎？」

問話的是一個受重傷的弟兄，他的傷勢很壞，頭都去了一隻耳朵，左脅刺刀傷，他在一場肉搏戰中受傷的；便滿身血污自己走了回來。因為路上失血過多，（差不多在他走過的路上都留下他的血跡）照理應該給他接血，但醫院中，不給他設法；在這里每個人都流過血的，就是醫生也是一樣，我們一天工作十八小時，每週「醫官」都工作過度，臉色蒼白，祇有限制因為過度辛勞，却上了血絲。

「很好，同志！」我喃喃地答。當我打算走開時，給他喊住了。

「陳警官！」

「好好睡吧！不要講話，——照明彈……」我抬着頭望着遠方；在很遠的那邊，一顆照明彈在亮起來了，那亮光繼續在增強着；接着就是轟轟的炸彈聲，把窗子震得叮叮響的響。

「陳警官！」那重傷的弟兄又喊着。

「甚麼事？」我有點憤怒了。

「我送你一點紀念品！我的戰利品。」他的臉上隱約的掛着一絲笑影。當我走迎時，他把那隻吸飽了污穢的黴菌的手，向我懷中伸過來，在照明彈的強光中我看見那是張照片，和一張五元的日本鈔票。

「一定是那個鬼子的老婆。」

「唔——」

他自語般的慢慢地說着話：「那鬼子婆娘想不到他男人已經給幹掉了吧？」他陷入深遠的沉思裏去了：「——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那鬼子的臉——我的刺刀塞進了他的肚子時候那張臉……哈……」

「我給你做紀念！」他驀然的振作起來，較大聲的說着：

「鈔票我不要，」

「哈，拿去「解手」用，哈哈。」

「我代你保留就是。」我預備離開了。

「甚麼？」他支撐起身子來：「我要給你的紀念，不是保留，陳警官，你答應給我收下！」

### 致日本的友人們 常任俠

從中亞細亞的高原一直向東向東，我們是同樣的膚色，同一的人種，我們用着同樣的文字與同樣的趣味，在中世紀我們會哺乳你們以文明。

在我們與你們之間，本來，交流着偉大的友誼，僅僅只隔着一片海水，我們會祈求着永久的和平。

但，這中間闖出法西的魔鬼，牠使我們同你們都不得安生。在南北戰場上彌望綠色的大地，變成血的海，我們同你們的墳墓，

你聽我們已經普遍的叫吼了，新的毀滅與新的鐵流在創造着。有正義的朋友，你來，我們攜起手，在鐵的紀律下，我們變成一個陣營。

四月三日離長前

「好吧」，

「你答應一聲才算數。」

「答應甚麼？」我給他誠懇的聲音所感動了。

「說『不是保留』！」

「好，『不是保留』。那末謝謝你。」

「好叫，那才對？」他明朗的笑了，但很快的就沉默下來，頹然地往床上一倒：「我是沒有希望了。」

「好好睡，不要多說話。」

「不過」，他堅決起來：「我已經够了本！我還賺了個鬼子……」

## 今日十天刊

他們顫抖的嗓音使我的眼睛裏潤濕着淚。我默默地站在病房的門口向着那些排得密密的病床望着。從黑黢黢四角里斷續的傳過來了乏力的呻吟聲，有的，像是睡得很好，沒有一點聲息，但是很可能，他已經死掉了。那是常有的事：當我們打算給一個受傷的弟兄換藥時，發覺他的身體已經又冷又硬，也許死去了已經十小時。但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共只有十個醫官，要照顧三四百個病人，因此不能呼喊的悄悄的死去是很可能的。

在手術室裏，點了一盞燈，雖然四周原就蒙着黑布，但深恐燈光外洩，還加了一個遮罩，醫官們在匆忙的整理着醫藥用具，上面來的「公事」：明天早上八點鐘之前醫院全體工作人員就要離開這地方，因為這裏就要成火線了。

一種因私憤而發生的念頭打動了我，我拿了一塊紗布，用着迅速的手脚，把即將裝入藥箱裏去的

一瓶藥膏拿過來，很快的用藥刀挖取了一點藥貼在上面。

「做甚麼？陳先生！」醫官問：

「給一個同志換藥！」

「晚上換甚麼，走都要走了。」

「就是因為要走！」我笑着，一邊急急忙忙的從手術室跑出去。當我走進病房時，我們的心不可理解的急跳着，向那個給我紀念品的弟兄床邊走去。

「同志！」我喊：「我給你換藥！」

當我在想這怕是最後一次時，我聽到了他的氣息。他在粗粗的好像長途奔跑過後似的急促的呼吸着。我的手開始顫抖了，我摸到了他濕潮了汗水的面頰，他的手足冰冷的，他吐氣多吸氣少，他顯然已經沒有希望了。

「同志……」我握着他的手：「我給你換藥……」幾乎哭出來。

我緊緊地睜着他，他的眼珠還發亮，但漸漸的暗澹下去了，我覺得他在顫抖着，這顫抖使我混身震撼起來，我喊了一聲，向着手術室踉蹌的奔去。

「王醫官，強心針，王醫官……」

「瘋了嗎？那裏有甚麼強心針？」王醫官向我冷淡的望了一眼，一邊趕緊整理自己的東西：「汽車來了，快走……」

「甚麼？」我喫驚的望着他。當我聽到汽車馬達的響聲時，又覺得那還多餘的了。

「我們到後方去，師部剛送來命令，不到天亮

這裏就要成火線。立刻該退走。」

我失措的望着他，腦子裏給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所纏繞了。不過，很快的就清醒起來，焦急的問着王醫官：「傷兵呢？——爲甚麼不把傷兵先弄走……」

「沒有車子」他頓唐的向我望着。

我遲疑的接過那隻小皮箱，醫官已走出手術室下樓了。我們摸索而下，當我跨到樓梯的最下一級的，一種乏力的呼聲從樓梯下邊傳過來：

「一家七口要我養活呀！怎麼得了呀！」

那是一個今天下午剛拾來的老百姓，爲了進城賣鹽而被敵機炸傷的。爲了傷兵醫院已擺不下床位，暫時給他擺在這裏的。他的傷勢可怕極了！瞎了一隻眼，兩條小腿，只炸剩一點皮。

王醫官……我惘然的站住了。

王醫官已消失在門外了。

汽車的馬達已經怒吼起來，我猶豫着，轉念間，我忍淚返身奔出大門去，車開時，却禁不住硬咽起來？

「王醫官，我們不應該這樣，應該先把傷兵運走，」

他陰鬱的望着我：「『是的』這是錯誤，也是教訓，不過我們會慢慢的學得好起來的……」

車在向後方飛馳着……



# 阿狗

白鶴

看看那邊又冒起烏雲了，阿狗反而愜意起來；浪花濺刺刺地，有時濺到阿狗的臉上，再滾下海去。他筆直的立在艇頭，煞像水濤里的「浪里條白」。

「別人貪生怕死的，我阿狗可不這樣熬下去。等死嗎？他媽的，我要是有條「牛腿」準打死他個把鬼子。機關槍拍刺刺看那用？我阿狗……」。

他挺挺胸膛，發自在地。接着想：「馬利倫翻番薯，結果給衙門里抓去「嗚呼」，還不是鬼子害的？要不，他好好地「討海」，也很出息。總之，哎，這年頭，等死嗎？」

白浪像翻什麼似的滾着，艇子滾也滾的。十月的朔風在驚濤的原野，嗷嗷地呼嘯着，像誰在一個凄冷的幽闊的山谷里啞泣一樣。阿狗沒有悻悻，沒有寒冷，對着這個陰暗而凶險的場面，他只有堅毅英勇。急濤一陣一陣地從自己的艇後衝過去。阿狗一手捏着橈，一手兜着鼓脹病的帆纜，彷彿是一匹揚着鞭子馳騁着的征騎。

但，阿狗也有顧慮的時候，這顧慮是由於阿國引起的。阿國就藏在船底，理着零亂的網繩，間也檢查看看那塊兒有破漏的。它正如他的表哥阿狗一樣，六七年來親切地；然而現在却生疎起來了。

「這樣也就個多月，是重陽吧？重陽「曝曬」到現在的。」阿國說。

「不是嗎？就是赤石灣燒掉十來隻艇子那天，是廟伯跑來說，要不是那早還是「下江」，「噫！」

「鬼子媽的，那些浮在浪頭的屍首，全嘴里出血，聽說是灌藥水，毒藥水……」

「唔！你鬼子，你煞凶啊！沒有良心狗咬的，要是確在我手里！」阿國想：「唉，總之，還是不妥確在他的手里好。果真……」

「哎，天公神佛，我是一家大小十來口的，我阿狗一生硬性直，我可……」

阿狗想到目前他的險局，想到那肥肥胖胖的孑孓輩，他頓時鬚角晃動着幾條粗大的青筋。他簡直瀕於暴風前的崖頂了。他以至暈亂，不堪設想。

赤石灣那一條沙坡，在眼前跳動着，跳動着，象整個大地都在翻筋斗。要不是阿狗把念頭轉到那些油滑滑的大馬膠魚，鮫魚，狀元鯊……等等，他可真瀕在恐怖畏縮的深淵中。

## 江南戰後 孫望

江南四月之農莊，  
泛登麥底青香；  
但田疇主婦已去，  
阡陌生沒歷的蕪草了。

依舊喚柳而過底候鳥，  
依舊壓橋底榆花，  
然縵紗人垂頭不語，  
已失去了春之心情。

四月三日晨

遠遠地也是一隻小艇子，該是一隻小艇子吧？阿狗起初還誇讚它比自已好胆量：「出外海呀！那是危險的，你年輕的伙子！繼而卑視自己未免杞憂點，其實：天寬地闊，難道鬼子那樣靈精？而且是這樣的暴風驟浪。終於他陡然地震悚起來了：因為他確確切切的，已經聞到「卜卜卜」的聲響。「那不是電汽船仔嗎？那還了得？我們是逆風逆浪呀！」

阿狗像給誰打了幾掌耳光似的，用強力鎮靜自己，却還是那麼慌慌張張。

「阿國你聽，聽，電汽船仔。」

「唔，糟啦！那末……」

阿狗趕忙扯過帆纜，要把它掠左從側面徐厝村那邊駛去，或者避過那架架母石就好了。六七个水哩，媽的，要不是他媽的風？不過，或許鬼子還沒注意到吧？

「或者鬼子沒有注意到吧？」阿狗安慰自己說

「唔，鬼子聽說有什麼「千里鏡」的，你，過東過東！」

阿國一面喊阿狗扯緊帆索，一面用槳子撥也撥的，大家焦灼着；心想：如果能把這艇子添上翼膀，會飛就好了。但「卜卜」的聲音愈來愈大，而且連那隻海鷗似的鬼東西，也更來更顯明了。如果這不是有關於身家性命的話，阿狗倒想仔細看個是什麼新花樣。接着：

「剝剝剝剝」機關槍聲，連珠地。

他們全給擄在險惡的風暴的沙滾里了。

「這就完了嗎？」

阿狗給一塊「海鬚」濺在面額，這冰冷却清醒了他，而清醒即刻凶酷地，把他投到無望的慘痛的冷坑里。「阿國呢？」阿狗四面看看，都沒有他。僅有的是悻悻的野猴子似的鬼子的眼。再回頭看看給擄在電汽船仔的屁股的，那隻自己四十年來伴守着的艇子，也沒有他。他竭力要記憶起剛才那最凶惡的，混亂的一幕：究竟阿國是跳水逃掉呢？還是



給槍殺掉呢？誰也沒有知道。之後，阿狗這才意識到自己的雙手，是被網住了；他像一隻被折沒了翅的鷓鴣。

「巴！巴！巴！」「卜卜卜」電汽船仔，向他的主子報告着功績呢！

看看那隻橫在對面的鐵牛，阿狗又忿恨又佩服。但，對於自己這幅絕望的生命的史書之將被如何處置，以及家里那羣肥肥胖胖的子姪輩之今後，阿狗都細細地思慮過。結果是：

「媽的，隨它去吧！」

他湖里糊塗的踏上甲板，那轟然的急促的拍掌聲，使他反而清爽起來。好像死，並不會影響他的什麼似的。他咬定這並不比張大爺勒死龍公叔那回事，這不是恥辱，而一種從不曾想過的英偉的念頭，在他的心上爬過了。

然而阿狗癡癡着，給無數隻孤狸的黑眼睛，毒惡的笑，酒精的臭味包圍着。他擠在一排人的隊里，雖然海面的風刮着，而人肉所燻出來的氣息刺擊他的「獅子鼻」。這氣息是帶着魚腥味的，是四十年來像子一樣的離不了自己的爛熟。於是他偷偷地朝右看看，想從這些與自己同遭遇的當中，找出不是有認識的，尤其是不是有阿國在？一股同樣的忿火，隱在每個人的心頭，呈現在臉色，阿狗有生以來第一回意識到：「國家」這個生疏的字眼底親切。

「你們注意，聽呀！這里有兩個大字，這「中」字是中國，這「日」字是大日本。你們用手指，如果覺得那個大，就用大姆指，並且喊「萬歲」。

好，一個個來，你……」  
「媽的，會說廈門話，是臺灣仔」。阿狗想「阿，這就常聽到的漢奸吧」。  
之後，一個一個的很順利的，當每一個大姆指

本能似的落在「日」字時，就跟着一陣狂笑。接着，鬼子們用太陽啤酒，大家種種瓶肚。是表示勝利吧？這阿狗却認爲莫大的侮辱。

輪到他了。意外的阿狗的大姆指，却堅決地落在「中」字上面，而且「萬歲」二字，喊得格外響亮有力。這可給鬼子一個驚奇。於是臺灣人的大巴掌，起落在阿狗的左右頰。隨着，嶄新的展開一個騷動的發憤的場面。

「你是固意嗎？」臺灣人間。  
「當然，你媽的漢奸！」

「漢奸！」在排列里激發着，掙扎着，象一粒野火。

「這就是毒藥水，毒……」

阿狗看着那個鐵青臉的「同胞」和那個粗大麻子的漢子，一個個倒下了，口里都噴出血，殷紅的血。他來不及傷感，恐怖，他曉得這就要臨到自己的身上的。然而阿狗像準備好了什麼似的岸然站着，如同立在艇頭，等待着免不了了的浪濤的襲擊一樣。

「豬欄你，來吧！」臺灣人說。

提子們全興奮的響着這幽並不稀奇的趣劇。但這可給新花樣了：阿狗用一種極敏捷的姿態，對準着那乘滿硝強水的白盞口盞一踢——「劈拉！」情形可就不如鬼子們所想象的那末順手，這樣，十來個鬼子的臉，象灸了火似的的針痛。等到這場新的騷動回復常態時，阿狗早已「撲通」地在碧綠的中國的波瀾中游泳了。

他聽不到「別別別」朝水里亂掃的機關槍聲。到第二個喘息迫他非浮上水面不可時，他已經看到那四十年稔熟的，慈愛的那羣聖母石了。石壁上的小松樹，依舊青翠的招展着；彷彿叫阿狗迅速地投到她的懷抱一樣。然而阿狗並不會掉落地心頭的鉛塊，他反而真明的傷感起來。

### 湖南西南角的零陵

階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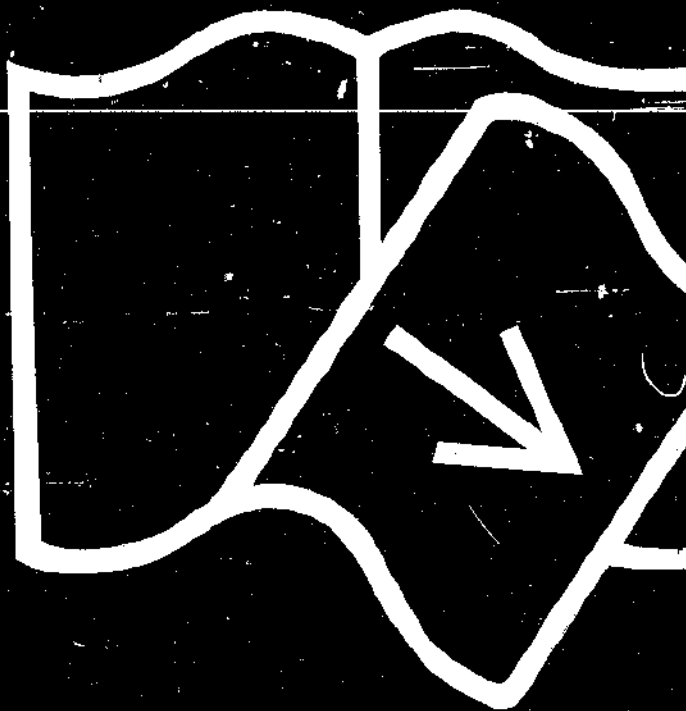
零陵通訊

零陵，是湖南省西南角上的一個大縣，距廣西邊境僅一百多里。湘水和瀟水二條大河在那裏會面，然後又分手各自向西面和南方流去，境內有大山小嶺和相當多的樹木，構成零陵很多好風景的地方。

零陵民風本來很閉塞，湘桂公路通車以後，已好得多，但男女間的界限，除了廁所不分外，仍走劃得很清。此間有一種習俗：生育孩子後父親一定要受一個人打屁股，說是打得愈凶，孩子愈好養，這很有些奇怪。這裏男子普通要比女子懶，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此地產水酒有名，價廉物美，於是男子好喝酒的特別多。貨物的來源，差不多都是從衡陽轉來，衡陽到零陵的汽車，普通祇需七八小時，向西可達桂林，也祇要五六點鐘，因此交通還相當方便，將來湘桂鐵路完成以後，零陵的地位將更形重要。

零陵的文化水準比較的低後，智識分子的數目也很小，然而「糶子」——零陵俗語當兵的——却特別多，散居在各區各鄉。很多是悠閒地過着一種老太爺生活，也有的當着區鄉長，這批力量是相當雄厚，而「大才小用」的在服務。他們在軍隊中當過團營長的爲數也不少，連排長的更多；不過他們現在很少再出山的，一半是不願意再幹，一半是因爲時機未到。

零陵有一個縣立中學、有一個蘋州中學，高小有十來個。書店祇有三家，新書雜誌簡直找不到。最近「最新書店」進了些新書和新雜誌，算是破天荒第一次，可是質與量都還不够，很需要擴張。報



原件短缺